

異史

聊齋焚餘厚稿

異史目次

第二卷計八十則



蓮香

阿寶

九山王

遵化署狐

張誠

汾州狐

巧娘

吳令

口技

狐聯

澠水狐

紅玉

龍

林四娘

江中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戲術

丐僧

伏狐

蟄龍

蘇仙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湯公

閻羅

連環

單道士

白于玉

夜叉國

小髻

西僧

老饕

連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康娘

宮夢弼

雌鴿

劉海石

諭鬼

泥鬼

夢別

犬燈

番僧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李司鑑

五穀大夫

毛狐

翩翩

黑獸

余德

楊千總

爪異

青梅

羅剎海市

田七郎

產龍

保住

公孫九娘

鄴都御史

陵縣狐

蛤

鳥語

喬女

沅俗

布商

真生

王貨郎

罷龍

天宮

曹操塚

異史卷之二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內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內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門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



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夕。輒一至。一夕獨
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承。逆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
五六。解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往往。大愕。疑為狐女。
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
問何涼也。曰。奴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
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歲蕤之頃。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
枕席。房中得母。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願亦不常。女曰。當
謹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秘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
雞鳴欲去。贈綉履一鉤。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
人慎勿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
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

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來，驚云：「即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香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有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脉拆拆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妬，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

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
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
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
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
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意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
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好。嘿不語。蓮曰。固知
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携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
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
生。頃刻洞下。西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
為鬼。蓮香夜夜同衾。偎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盛。
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

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懟。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鳴鳴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妬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若除之。不妬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病為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遂去。由是與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餽粥一甌。欲歸就奉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懣。日遣館僮餽給食飲。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

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回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卧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褰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豈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妬。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辟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復展玩。李女歛入。卒見蓮香。迺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實。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俯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蚕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利人死。以死沒可。

常聚然否曰不然。而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即豈
少哉。蓮曰。痴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李問。狐能死人。
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
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
見慣。頗不為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
即君者。李報然。遂謝蓮笑曰。恐即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
歛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即君便當埋首地下。敢復覩
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令。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
月。物料始脩。瘵盡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
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凡進。煩
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腹。蓮戲曰。妹所得

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以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凡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瘡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閤，偽示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悵悵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捉抱以歸，身輕若芻蕘。女不得遁，遂著衣偃卧，臻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嘆曰：「窈娜如此，妾見

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寔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汙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弓。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竒之。故使傭媼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誡着之。鞋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

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作。今反若此。人也不
如其鬼也。把履號眺。勸之不鮮。蒙衾僵卧。食之亦不食。體膚盡
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
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烏遺墮索着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
履。肥瘦昭合。乃喜。復自鏡。則眉目頗類宛肖生平。益喜。鹽櫛見
母。見者盡怡。蓮香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邈。不敢遽
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婿行。往為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
誌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
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為侮。生出。晚
女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然良久。
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

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
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
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劉毯貼地。百千龍燭。燦列
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盃飲。因細
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為異物。自覺形穢。別
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
浮沉。偶至章家。見少女卧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
哩哩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投燕臂。
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為召巫醫。輒
却之。沉痾弥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
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

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塋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嫗。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啜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頤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常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視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噫。因熟視燕兒。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飛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

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耻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燕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塚。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比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徃徃而置之。遂至覲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阮亭云。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為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必遙望。却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頽顏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痴。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儻。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瀕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